

癡

對於天生黝黑的瑪麗亞而言，學會不去在意那些不鏽鋼上倒映的黑影，是她進入我外公家幫傭的第一步認知，也是唯一的認知。

——鍋子、鏟子、刀、電冰箱——如果不是瑪麗亞提起，恐怕永遠不會有人注意：我們長期以來的生活，居然已經被這些終日發光的金屬所包圍！更令人吃驚的是，由於瑪麗亞的勤奮刷洗，使得我外公有一天氣極敗壞地從廚房裡「逃」出來：

「天壽命！是誰在冰箱那丟了一個老皺皺的尪仔仙？要我雙腳緊伸直、早日去西方念佛是
否？」

爲了這件事，我和我表哥竊笑了好幾個禮拜，因爲我們從來沒見過我外公慌慌張張的樣子——如果在平時，他會斥責瑪麗亞動作太慢、煮的菜太鹹、拖把怎麼老是沒有擰乾——然而那一次，他什麼也沒說，一個人默默坐在大廳裡，取出茶葉、燒開水，嗚嗚的沸騰宛如四周生出團團哀傷的情緒。

瑪麗亞在一旁囁嚅道：「阿公……阿公你ㄟㄟ要生氣啦，我幫你弄『一隻』蘋果，好嗎？」

我外公沒有答話。

瑪麗亞又說：「那我幫你剝『幾條』花生好不好？」

我外公搖搖頭，叨上一根長壽菸。

「我——」瑪麗亞還要說，迎面而來的煙花噙得她咳出淚來。

只見我外公撇過頭去，對著那尊被香炷燻得又黑又亮的觀音嘆口氣：「欸，老囉，老啊……」
那是我外公第一次意識到年歲的殘酷。

根據我母親的說法，直到瑪麗亞來家裡幫傭前，我外公始終認為他是鎮上「最少年」的男子漢——每天天一亮，他就抹好寶士髮膏、一身花襯衫，喀噠喀噠上街去吃一碗十塊錢的豆菜麵——有人私下對我們提起，說是曾經目睹我外公和一名女人糾纏不清，但我母親堅持不信，她認為就算「文Y小姐」，我外公也會很優雅地說「請」、「謝謝」、「對不起」。

「因為他自細漢就出來趁食了嘛。」我母親咬了一口菜脯蛋說。

言下之意，少年子弟江湖老，我外公豈有不明世事的道理？

也就是那一天清晨，我外公的「癮頭」又犯了，照例頭髮油亮亮地準備出門去王公廟埕前，不料被瑪麗亞從背後叫住：「阿公——阿公，ㄅㄨ要再去吃那個只有豆菜和ㄅㄨ一丸油啦！不好、不好！」

「咳咳咳！」

我外公急欲辯駁什麼，喉頭一陣激動——他拍拍胸脯、喘口氣，瞥了一眼瑪麗亞，問她衣服洗好沒？牛奶泡啦？佛壇擦乾淨嘍？屋外的木瓜樹澆水啦？昨晚吃剩的破布子有沒有拿菜罩蓋好？還有還有，待會要拿去給我外婆的雞湯記得不要加鹽吶，啊？

瑪麗亞扭乾手中的抹布，牢牢盯著逆光裡的人影，好一半晌說：「阿公，你真像是我ㄅㄚㄎㄩ——」

家裡的環境早就井然有序，那塊懸在客廳裡的匾額更是閃閃發亮，屋後的甜味像一碗放大的荷包蛋加熱豆漿，溫暖地浮現其上凝凍的薄膜。我外公一隻腳佇在屋內、一隻腳佇在屋外，下巴尖尖地望向天空，然後脫下襯衫，甩開瑪麗亞從旁的扶持，一面走一面將甬道裡的電燈一盞一盞擦熄：

「無米電！」

沒有人明白我外公如何被說服——大部分的時候，我們皆不太理解瑪麗亞的言語——不單是她身為菲律賓人的奇異口音，還包括她來自「另一個世界」的思考方式：好比我始終納悶著：「像我ㄅㄚㄎㄩㄅㄚㄎㄩ」這句話究竟意味著什麼？為什麼我外公居然這麼輕易被瑪麗亞打動了？

那時候，我十五歲，寄住在我外公家準備重考高中，身外的一切彷彿封存於一具保特瓶底，透過塑膠材質的堅韌變形，四周景物時大時小，恍恍惚惚的錯覺往往令我生出「無論如何掙扎都沒有意義」的自棄。

每天，我埋首於數字與英文字之中，偶爾放下書本，望著鏡子裡的自己：唇上的鬚鬚又黑又軟，剛剛冒出的喉結有一點點尖、一點點硬，嗓門還沒有真正打開，一種食物吞嚥不完全的艱澀感橫阻在喉嚨，以致幾次淋浴唱歌時，我外公緊張兮兮地跑來敲門嚷：

「品啊，啊是安怎？卵葩擱在喲？」

我默不作聲，任由水花流過腹肚、兩膀，蒸騰的熱氣附於耳後、眼睫，擾得我雙頰一陣紅燙

——而我外公猶不死心地在門外大喊：「好啦好啦，全懺好好就好啦！較晚我叫瑪麗亞給你燉一碗鴨公湯，補一下，啊？」

我的臉更燙了。一隻手伸到腹部底下有意無意摸著，神祕的黑茸蔓生成倒三角形，奇異的顏色似乎不屬於我身上的一部分。我試著移動腳步，滑腴柔軟的觸感倏忽竄湧上來——太過於柔軟了，使我不由得想起我表哥曾經說過的，關於女孩子的身體——

他說，就是那種感覺嘛，好像把手放在裝滿水的氣球上——也許更軟一點——更軟一點，你能想像嗎？笨蛋！不是像棉花那樣啦！泡沫……也不像泡沫那個樣子！欸，要怎麼解釋咧？難道你從來沒有看過那個瑪麗亞：像是她換衣服啦、洗澡啦？你從來沒有偷牽過她的手？

我在心底暗咒一聲，覺得我表哥總是口沒遮攔。然而，也正是這一盤旋不去的遐想，一股堅硬的念頭卡在我的胸口，在往後面對瑪麗亞時，很難不去意識到，她其實正是一名年輕女人的事實。

「阿弟，你的臉，不太好喔——」

「你看這個鍋子，我們的影子在這裡啊！」

「今天菜鹹嗎？要不要加一點點糖？」

瑪麗亞端上來一盤破布子，廚房裡滿是煙幕，我的眼鏡也沾染了一層朦朧。朦朧中，瑪麗亞在抽油煙機前忙碌著，手臂一上一下拿起鍋鏟來回攪動，胸前的曲線也一上一下；粉紅色的T恤被汗濕透了，隱約可見其中的內衣，彷彿兩只怯怯張望的眼睛，也彷彿炎炎夏日裡，擾人的紅頭蒼蠅。

然而準確說起來，瑪麗亞生得並不算漂亮：黝黑、捲髮、門牙微凸，走起路來有些外八字的——我把目光逐漸往下移，終究落在那對凸起的胸脯上——光線自窗外滑落，突然旋起嘩嘩嘩的嬉笑，我趕緊低下頭去扒起飯來，對於自己體內拚命抽長的慾望感到無比恐懼。

我外公在一旁嘶嘶喝湯，似乎瞧出了一絲端倪，他輕咳一聲：「品啊，最近有考第一名否？」

我又偷偷瞥了瑪麗亞一眼。

「欸欸欸，我在跟你講話，你是有聽到冇？」我外公拿起筷子指指我：「啊你是在看佢位？呷飯呷得滿四界！你啲，以後就莫去娶到一個貓仔面！」

我把掉落的飯粒一一拾起，不知怎地，指尖抖得異常厲害。

這時候，瑪麗亞放下鍋鏟，端過來一碗黑色湯汁：「阿弟……」她比劃著：「要補啊！看看你的影子……來，喝這個！」

抽油煙機早已停止運轉，熱氣伴隨著煙霧爬上牆壁、爬上瑪麗亞微微冒汗的嘴角，她的頸部有濕潤的光澤，胸口浮上一小片晶亮，晶亮的湯汁映出我羞赧的表情，一陣微風吹皺了臉，也把碗口的熱氣吹得不知所蹤。

「品仔，緊飲啊！」我外公放下筷子，好整以暇地剔起牙來。

「這個東西很苦耶！」我抗議。

「苦才好！」

「有什麼好？」

「阿憨，飲下去就緊大漢、轉大人啊！」

「以前沒飲，我也是同款大漢嘛？」

「嚟仔有耳無嘴！」我外公聲音突然粗起來：「你嚟，今嘛不飲，後擺找無某，不當怨嘆阮沒給你補！」

「好啦、好啦！」瑪麗亞甩甩沾滿泡沫的手，收走我外公的碗：「阿公，你就ㄅㄨ要這麼多煩惱！阿弟，你快喝，ㄅㄨ然你的身體，會壞掉！」

我外公起身道：「你看你，人家年歲輕輕就生团，現在離鄉萬里在這裡趁食，啊你咧？」

我又氣又詫異地望著瑪麗亞，南台灣的熾熱緊貼附於她的側臉：汗涇涇、亮晶晶，她彎下腰去扭乾拖把：一滴、兩滴，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，彷彿永遠沒有盡頭的夢，廚房斑駁的四壁朝我壓擠過來，而我不知所措，一逕盯著牆上的鐘——

「腳！」濕漉漉的拖把在我腳下抓出一條濕漉漉的爪痕。

「瑪麗亞……」我思緒紛亂，結結巴巴喊了她的名字。

瑪麗亞頭也不抬，低俯的背脊浮現隱約的內衣痕跡，成年女性的臀部包覆於緊身牛仔褲之下——不算圓，也不算癆，就是比洪曉玲的臀部多了些什麼——我又瞥了一眼牆上的鐘，心底惶惶地，感到額角的汗水一寸一寸爬到下巴來。

瑪麗亞抬起頭，見我飯也沒吃、湯也沒喝，叫起來：「阿弟，要上課啊！」

一陣一陣的溫風鑽進紗窗，狹仄的廚房充滿了黏膩，瑪麗亞的胸前完全濕透了！內衣上的蕾絲吸收了水份，活力旺盛地抽出枝葉伸展至腋下、頸部，一朵朵小花在她身上開得到處都是！白

色的花瓣像雪一樣嘩嘩嘩嘩飄進我的眼底，惹得我忍不住大喊——

「起來！起來！」

「平生無大志，只求上台大！」

「再拚一點！再拚一點！『不行』是男人的大忌！」

噙噙噙噙。嘩嘩嘩嘩。似乎有什麼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過來？

「喂！」我衝上前去，試圖撥開那些不斷湧出的小花，卻始終不見瑪麗亞黝黑的面孔，只有大塊大塊旋落的雪片——嘩嘩嘩嘩、噙噙噙噙，噙噙噙噙、嘩嘩嘩嘩——越來越厚的花叢朝我蔓生過來，我的胸口同樣開出一朵又一朵的小花……

噙噙噙噙。嘩嘩嘩嘩。

麥克風突然失控的尖銳捅進我的耳底，乍醒的心跳如斯飛快，以致坐在冷氣強烈的補習班裡，我竟一臉汗水。

「啊你是昨晚打手槍打得太累了喔？」我表哥以手肘抵了抵我的腰眼：「怎麼今天睡得像條死豬？」

我沒說話，抹了抹臉。

「小心喔！一滴精，十滴血啊！」我表哥搖搖頭。

我把保特瓶裡的水喝光，把我的苦惱告訴他，包括我外公在餐桌上嘮嘮叨叨的那一番話。

我表哥拍拍我的肩膀，露出極其欣慰的表情——他覺得整件事情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啓示：那就是，我真正「發育」了！而且發育的情況非常良好，包準可以長到一百八！

「爲什麼？」我表哥嚼起口香糖：「那還用說，願意爲女人煩惱，表示你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嘛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我囁嚅道：「你也爲女人煩惱，爲什麼你的身高只有一百六？」

「是一百六十五！」我表哥幾乎叫起來：「你噲——告訴你，你那個是『爲情所苦』，我是『談戀愛』，我們兩個不一樣！」

他解釋：「苦惱是需要思考的，思考需要更多的腦力，腦力來自體力，你的『發育』就是這麼來的，了解了沒？」

我搖搖頭，告訴他，我很羨慕他有勇氣向女孩子告白，還有和女孩子接吻不知是什麼滋味？我表哥不耐煩地悶哼，你幾歲，我幾歲？在你這個年紀，我的鬍子還像毛毛蟲一樣在那裡亂爬！我表哥神情嚴肅：「你聽我說，女生嘛，就像一杯白開水，愛是方糖，方糖丟到水裡不一定會融化，必須用力攪拌——攪拌啊，你懂不懂？」

我點點頭，又搖搖頭，想起全身開滿小花的瑪麗亞——我該怎麼「攪拌」她呢？「算了、算了！」我表哥顯然放棄了，他說：「待會下課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！」

往後的日子裡，我經常想起這一段，一段堅硬得看似無法被穿透的時光，一段夢遊似的白茫茫的日子，而我暈頭轉向被我表哥帶著到處亂闖亂晃——在那個「面對瑪麗亞而感到臉紅」的撞擊點背後，是否有一絲絲裂縫，可以讓我看清楚青春究竟是怎麼回事？而瑪麗亞呢，她的青春早已結束，或者正要開始？生了二個小孩的她，會怎麼看待青春期的我？

這一刻，我來不及多想，我和我表哥神色緊繃地貼在一扇氣窗前。

從俯瞰的角度看來，我們趴下的姿態肯定像極了兩隻靜止不動（且無法被理解）的青蛙。我表哥輕輕推了一下氣窗，玻璃與窗框之間居然「裂開」了，他小心翼翼卸下其中一角——顯然，從他熟練的動作看來，已不是第一次這樣做了。

「噓！」我表哥壓低了嗓音。

我的臉湊近那個缺口，眼睛半睜半閉：「真的沒有問題嗎？」

「你真的很吵耶！」我表哥豎起食指抵住嘴唇，示意氣窗下有人。

模模糊糊的人影透過模模糊糊的隙縫移動著，我的眼鏡很快蒙上了一層水漬，嘩嘩嘩嘩的水聲遙遠地拍打著地面，帶有一種空洞的回音，可以聞到海馬牌沐浴乳特有的香味、絲逸歡洗髮精、黑人牙膏……我表哥冷不防回過頭來對我說：

「喂，你哭什麼哭啊？」

「我哪有！」我頂開他搭在我肩上的手，取下眼鏡、捲起袖口——實在太熱了！汗水流進我的眼窩、我的鼻孔、我的唇角——那個細長的洞口成爲熱水沸騰的出口，我臉上的每一寸毛細孔都積滿了一窪窪水漬，但我並不算哭泣，雖然無法確定，我是不是激動地流出眼淚而不自知？四周被大片大片的空白佔滿了，瑪麗亞的頭髮、雙手也是大片大片的白，臀部更是白得厲害！她很快低下身去，露出背上更多的白，使得我的眼前產生一次近乎爆炸性的曝亮，完全無法置信——這就是瑪麗亞的身體！這就是這陣子以來，經常出現在我夢中，遠了又近了的，無法被觸摸、被擁抱，稍一接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女體？

瑪麗亞很專注地搓洗著大腿、腰身，似乎摸索了好一陣子——突然間，她尖叫起來！